

## “三不”和老师



身材微胖、长发稀疏，讲课飘逸，板书飞舞。

她的课堂堂堂爆满，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課。

不出书，不发论文，不申报职称。

她被称为“三不老师”，专注教学30年，直到退休时还是个讲师。

每学期的第一节文学课上，她都会告诉学生，“文学是大地通往天空的道路。”

学生说，听她的课是在“接受一种穿越尘世满身满心污垢踏入圣地进行除尘的洗礼。”

外人评，一个人专注做一件事情而不受世俗困扰，最终得到大家认可，这是寂寞的幸福。

她就是河南大学的“口碑教授”常萍。

当地退休，大学副校长以特聘教授的规格，聘任她为副教授，继续为本科生授课。面对媒体的纷至沓来，不用微信，同事也没她手机号的常萍却依然“固守她的平静”，“要感谢众多同仁还有学生对我生存选择的尊重，以及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才华的欣赏，由于有了这种尊重和欣赏，我才敢、才能、才会自由驰骋。”

在聘书面前，她希望自己还有众多关注她的人，能把它放下，“因为我仍然是也只是一个喜欢在空旷的天地间悄悄行走的过客。”

面对这样的“过客”，也许我们能做的唯有安静地聆听一堂她讲的課。

## 斯文与掌掴



本周还有另一位教师被公众所知，不过却是因为一个“响亮的耳光”。

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会议上，青年教师李思涯“掌掴”院长甘阳教授，自称是因为甘阳在职称晋升上故意拖延。

事情发生后，有人称其为人老实，若不是“六年晋升无望，面临解聘”，也不会“被迫出手”；还有人翻出甘阳当年在美国未拿到博士学位的事说事，质疑他的人格、学术水平，言下之意是此人该打。

李思涯自己则用“我辈非鱼鳖，为何苟且都鄙偷安？”的语句来形容自己的打人之举，并用“举杯畅饮”来形容打人后的心情。他甚至还在微信里写道，这一巴掌拍出来，“让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为之一震。”

从词句之中不难看出，他本人不仅认为自己打得对，还打出了水平和“气质”。

李思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“斯文在兹”。其介绍称，“只想更多的青年人、学生培养一些文艺气质，增加一些古典文化修养，少些粗与俗，多点雅与美”。

这位希望“雅与美”的老师，却用了“粗与俗”的暴力；这位“斯文在兹”的学者，却用斯文扫地的方式，与自己受到的文明教育背道而驰。

李思涯难道不是用自己的手“掌掴”了自己的脸了吗？

## “幸福返乡号”来了，有人愿为她提供免费车票

# 是什么经历，让17岁打工妹不想回家？

**本报讯**(记者周有强)“我其实不怎么想回家。”这是初中辍学到深圳万鑫达电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打工的17岁贵州小姑娘王艳(化名)，于2016年1月6日在“阿里巴巴幸福返乡号”专列报名表上写下的“恋家告白”。

在一摞密密麻麻写满“恋家告白”的报名表里，这歪歪扭扭的9个字在约30cm长，20cm宽的纸上，不仅显得空落落的，也与“幸福返乡号”这几个字格格不入。

写下这句话，她想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。

1998年，王艳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镇的一个小村子。作为贵州省最贫穷的一个县，毕节却因为留守儿童被世界关注。2012年11月16日，5名留守儿童为躲避严寒，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的一个垃圾箱内生火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；2015年6月9日，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的四兄妹喝农药中毒死亡。

初三之前，王艳也是毕节市的一名留守儿童，与她一起留守的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。父母外出打工，王艳以及四个弟弟妹妹从小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
“可能你很难想象我这个年代出生的人，居然还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但那是事实。我小时候没吃的，穿的也是捡别人的破烂，甚至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。”说起贫困的童年，王艳的声音异常平静。

对于家，她提到更多的是爷爷和奶奶，她已记不清父亲的样子。“我长这么大，就跟他见过4次。一次学前班，一次六年级，一次初一，一次去年。只有一次在一起过年，坐一起吃晚饭都没说几句话。”

“其实我报名想回去，是我表妹让我给她做伴，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不会回去

了。”即使回去，王艳牵挂的也只是有着抚养之情的爷爷奶奶，对于爸妈，她“真的没有多少感情。”

王艳的表妹——17岁的葛玲(化名)与王艳几乎有着相同的遭遇。

在葛玲的“恋家独白”一栏，她写道，“爷爷奶奶，谢谢你们把我们带这么大，我记得小时候生病，爷爷背着我去看病，奶奶在家里担心。很多时候想着、想着就哭了，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想着你们对我的好。爷爷奶奶，我想对你们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回家陪你们过年。”

全文中，没有一句提及自己的爸妈。

调查显示，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已逾6100万，其中超过900万一年都见不到父母。随着像王艳和葛玲这样的“95后”留守儿童开始在城市就业，他们又成为95后农民工。

在他们还是留守儿童时，他们曾每天盼望着在城市的农民工父母回家团圆。然而由于长期的留守，他们与父母的感情变得淡薄，等到她们长大进城打工后，却不愿意回家团年了。

## 回家心坚定，怎奈路难行

世界再大，也要回家。

对于全国2.74亿的农民工来说，由于工期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网络的不熟悉，何时能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却是一个难题。尽管在政府部门、工会组织、企业 and 个人的帮助下，不少农民工的归乡“困途”已成坦途，然而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，记者走访发现，仍有不少农民工没订到一张合适的火车票。

每一座城市的建设，都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和付出；全国近6100万的留守儿童，期盼着他们的父母

能够回家团圆。不少企业和社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帮助买不到票的农民工返乡。

据悉，1月13日，由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联合政府共同承包的“幸福返乡号”号已截止报名。该活动承包了广州至贵阳的高铁，将在粤黔籍游子免费送回家。近千名在粤黔籍务工人员获赠免费动车票，1月26日便可乘动车返乡与家人团圆。

我们在上述近千名在粤黔籍务工人员中随机采访了三名农民工，来听他们讲讲过年回家路的辛酸。



### 恋家告白

刘进 环卫工人

女儿，好多次，挂完电话爸爸泪流满面，躲在被子里哭到12点。

今年爸爸抢火车票已经1个月，还没抢到，但爸爸给(向)你保证回家过年。



### 回家，是给女儿的惊喜

46岁的刘进洪想在今年给女儿一个惊喜。

此前，抢了一个月仍然没抢到票的刘进洪，给女儿打电话时很灰心，“要是买不到票，今年就可能不回去过年了。”

但他心里仍然有份期待，希望帮自己抢票的朋友，哪天能突然告诉他一条好消息：有票回家了。

刘进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读中专的女儿跟他最亲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，“最近两个月，每个电话都会要求我，一定要回家过年。”

想女儿是刘进洪闲下来做得最多的事情，好多次，在广州走马岗社区环卫所的宿舍，在跟女儿通完半个多小时电话后，头发已见花白的他，会蒙着被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“闲下来就会想，想到一年到头都不能陪在他们身边，还会很委屈。”刘进洪说，打工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，与他们长期分离，自己也很难受，希望女儿能理解自己的苦衷。

尽管没抢到票，但他在“幸福返乡号”列车乘客表上，仍然向女儿承诺，“爸爸保证会回家过年。”

### 恋家告白

胡林 餐厅打工者

爸爸、妈妈、儿子，每年过年都不能陪你们团圆，我特别愧疚。我特别想每一天都陪在你们身边。



### 儿子12岁，回家过年仅一次

胡林在广州新市街道小坪东路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打工。今年是他广州的第五个年头，自己的父母已经70多岁，儿子还在上小学，“家里所有的开支都需要自己挣，不得不租住在一个小屋子里。”

从广州回老家四川内江，如果不坐高铁转到贵州，他至少需要坐32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上一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家。

胡林清楚地记得，从2002年出门打工以来，“仅有一年与儿子一起团圆，儿子现在都已经12岁了。”他对儿子充满了愧疚和思念。

有一年，为了给儿子惊喜，胡林在广州花180元钱买了三只精美的钢笔，儿子打电话给他，“爸，同学们都觉得钢笔漂亮，都很羡慕呢。”

去年回去时，胡林发现“钢笔”已经被儿子藏在了他的屋子里，舍不得拿出来用。”胡林扭过头，眼角的泪不自觉地滚了出来。

今年，胡林期待能够在年前回家一趟。他盘算加上与工友换班的时间，可能有十天的假，“如果能搭上一趟去贵阳的高铁，路上来回就只需要两天时间，那样就可以比平常多呆一天了。”

### 恋家告白

王国友 快递员

每年多么难买票都要回去。因为父母为了治我病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想想父母为自己付出的这些，心里愧疚。爸、妈，我一定会每年让您们的孙子与您们团聚的！



### 打工10年，年年回家团聚

35岁的王国友是广州百世汇通花都二部的快递员，谈起春节回家，他早已心痒痒，可抢了将近一个月，仍然没抢到票。

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至今的10年间，他坚持每年都想办法回家过年，最初几年，每次回家都只能抢到站票，需要在人堆里面站20个小时才到贵阳。

“去年我们也是抢了很久都抢不到，最后运气不错，碰到两张别人的退票，我跟老婆高兴得不得了，带着儿子坐了18个小时到家。”这两年，王国友慢慢学会了在网上抢票，但抢起来并不轻松。

“他左腿因为小时候患病，走路需要用拐杖，回家对他来说是最累的，但他坚持每年都回，劝都劝不动。”在妻子看来，王国友每年回家的念头都非常强烈，甚至可以说是执念。

王国友则称，为了治疗他小时候的疾病，父母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一直过得清贫。“每年也就只有过年的几天能陪陪他们了。”

(本组稿件采写：何光 摄影：郭晴)

### 厕所“革命”改善旅客乘车环境

**本报讯** 从去年12月15日起，沈阳北至北京K54/53次列车由原25G型DC600V直供电单风管车底更换为25G型DC600V双风管集便车底，方便了广大旅客乘车旅行。

过去，这趟列车一直采用直排式厕所，厕所污物直接排放到铁路沿线。而新型集便式厕所采用和动车一样的集便设备，直接将排泄物收集到车下的集便箱中，干净环保。据了解，自2014年以来，沈阳车辆段换型新车体629辆，其中更换带有集便装置车辆450辆。(毕昆)

### 志愿者心系老区小伙伴

**本报讯** 河南省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卢氏县分会，涌现出了一批兄弟姊妹、父子、母子 and 夫妻一起加盟的感人场景。

临近年关，陈妍桦带着儿子赵晨晨来到兰草乡红军小学慰问小伙伴。作为志愿者分会的一名志愿者，陈妍桦始终热心参与各项爱心活动，捐钱捐物的同时，更希望自己身体力行中，将互助互爱的志愿者精神，传递下去。(郑传伟 赵富林)

# 企业逐利，更要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

■本报记者 车辉

这几天，几则互联网企业的负面新闻十分抢眼。

首先是去哪儿被多家航空公司以消费者投诉为由封杀合作，第二是携程出售假机票，第三是百度将部分病友贴吧出卖给民营医疗机构。

这三者均是互联网企业的商业行为，如今社会舆论严苛拷问，认为它们品质恶劣，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些公司都是行业巨头，是不差钱的，但为何为了钱，却不间断突破道德底线，挑战商业伦理呢？

这事不是出在差钱上，而是其考核激

励制度出了大问题。而这些激励制度与企业的价值观有关。

这几家企业需要反思的是：不是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做生意，企业若要做得长久与伟大，没有正确的价值观，不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，是万万不行的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一种舆论喧嚣尘上：企业是逐利的，与道德无关。这样的观点乍看有道理，却经不起推敲。因为逐利，各企业都会推行一种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，来推动员工不断前行。不同企业的考核方式不同，而这些不同的考核方式决定了其价值观的迥异。而价值观决定了这些企业是百年老店还是昙花一现。

这三家中，百度出卖贴吧的事件最为典型。百度是国内互联网三大巨头之一，

在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后，其坐拥国内搜索引擎首把交椅。他们将一些病友交流病情的贴吧，卖给了一些民营医疗机构，一些医托在其中行骗。这样的行为被称为类似“医院把门诊卖给了医托和号贩子”。

本次“贩卖贴吧事件”后，已离开百度被誉为“贴吧之父”的俞军在 its 微博中说了一段经典的话：“如果外部压力不够，我回百度也是独力难支，百度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价值观，然后是激励机制。”

百度内部推崇“狼性文化”，对销售团队有着极其严格的考核。内部人士告诉记者，贴吧销售体系刺激销售人员以签单为第一诉求，而这些“狼性”的销售并不顾及百度的愿景，在考核导向下，他们更愿意

与能出大价钱的客户合伙炮制材料，对账、年检。

携程、去哪儿还有很多互联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在互联网企业面临着良好发展机遇的当下，由于行业规则尚未建立，法制与信用环境还不够成熟完善，这些企业在跑马圈地中，往往以突破底线为荣，以颠覆规则为能。

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，不是说线下的道德伦理到了线上就可以不管不顾。既有的成熟法律在很多时候确实没有明确具体指出线上的概念，但是从业者一定知道这其中的区别与边界。在“压力山大”的考核下，以线上和线下不同为借口，就会出现作恶之事。

什么样导向的考核体系，就会导致什

么样的盈利导向。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向善。

企业也知道道德重要，但当要它们在“你做的事不受欢迎”和“你做的事盈利能力弱”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，它们往往会为了利润和金钱选择后者，而抛弃前者。

这几家企业的技术与产品给用户带来了许多良好的体验，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百度与携程，去哪儿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立身之本，若要做一家百年老店，在已经占有如此优势地位的时候，决不能再以牟取暴利为考核导向。

人的立身之本为德行，企业同样如此。无正确价值观，不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，有钱任性也难称伟大。